

圣经的批判

耶稣新画像

陈鼓应

星座中的独裁者

约伯的抗议

《旧约》之透视

耶稣新画像

B971
1

圣经的批判

耶稣新画像

陈鼓应

019182

耶 稣 新 画 像

YESU XIN HUAXIANG

著 者：陈鼓应

封面设计：庄 凌

出版发行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经 销：新 华 书 店

印 刷：北京新华印刷厂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4.125 印张 70,000 字

1987 年 5 月第 1 版 198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0,000

书号 2002·328 定价 0.85 元

ISBN 7-108-000017-2/B·10

《耶稣新画像》序

这本书评论的范围只限于《圣经》中重要的部分，并没有涉及到基督教教义的发展以及教会的组织。

我写这些文字的目的之一，借用 Erich Fromm 在《心理分析与宗教》中的话：在于使《圣经》的信仰由极权宗教走向人文宗教的路子。所谓“极权宗教”(Authoritarian Religion)是承认外在有一种不可见的力量主宰着世界，人类在这种力量的控制中，必须对它顺从，敬畏与崇拜。在这种宗教信仰中，顺从是最高的德性，不信是最大的罪过；神被视为全知全能，人却是卑微而无意义的。相反的，“人文宗教”(Humanistic Religion)则以人和他的力量为中心。人必须发展理性能力去了解自己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在宇宙中的地位。在这种宗教信仰中，人的目的是要发挥他最高的力量，而不是强调人的无能与无助。人的美德就是实现人的理想，而不是盲目的顺从。《旧约》一开始就表现了极权宗教的精神，上帝被描写为一个专横的统治者，他可以随意创造人，也可以任意毁灭人，他要人绝对服从，他只关心自己的优越地

位，惟恐人和他平等。《圣经》这本书，为了彰显神的大能，而特意描写他的大力，人在大力面前被压缩得渺小微不足道，而大力所至，则形成专断与排他的空气，这空气可说弥漫着整部《旧约》。在人类史上，处处可以看见这种思想空气阻碍着知识的进步，窒息着心灵的发展。

做为一个东方人的我，由于长时期浸润在人文精神的文化环境中，使我坚信人的困境，必须由人类自身去解决。人是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去奋发、去创建，而无须空构一个幻影去求祷、去膜拜。任何一个超自然的信仰都意味着自信与自力的丧失，这种信仰也势必损伤人类的尊严与责任心。基督教为了制造信仰之饵，发明“罪”的教义，“人人有罪”的说法，否定了人类的尊严。这种教义，为普遍的中国知识份子所鄙弃。

我之批评《圣经》，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个理由——即耶和华中心信仰所表现的专断、排他性，以及打击人类自信、尊严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居于伦理与道德的动机。举个显著的例子，上帝为了试探人对他的绝对信仰，便叫亚伯拉罕把他心爱的独生子以撒杀了祭神，亚伯拉罕因听从上帝的旨意而受嘉许。耶稣呼吁着：“我来是叫儿子反抗父亲，女儿反抗母亲，媳妇反抗婆婆。人的仇敌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”又喊着：“兄弟要陷害兄弟，而置之死地；父亲要陷害儿子，而置之死地；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。”并说：“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

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天上的父。”从《旧约》到《新约》，基本精神是一致的，蓄意破除人伦的关系；为了加强对于一个空幻影子——神——的信仰，不惜残酷地摧毁伦常之爱。居于伦理的动机，我必须加以批评。基督教常说“神爱世人”，其实《圣经》上所谓的“爱”，只不过是神的恩宠而已。神的爱，不是无条件的，其先决条件为世人爱神，神才爱世人；即是世人成为他的忠实奴仆，百依百顺的羔羊，才能蒙获赏赐。可知神的爱是很苛的（乃是“薄”爱，并非博爱，若是博爱，那你不必去信奉他，他也应该会施爱与你），整部《旧约》，找不到一个不听从上帝还能得到他垂爱的例子。反之，不信神或不顺神意的人，必遭击杀；《旧约》记载，被耶和华击杀的人，多达百万之众。这种狂暴的作风，是我强烈反对的理由之一。

基督教传播到东方，《圣经》成为印刷量最高的一本书，我们对于其中思想的影响，不能不加以讨论。目前，由于传教士水准普遍的低劣，已经给许多信徒灌输了些奇奇怪怪的观念，我略举几个亲闻的例子：比如有一个学生因功课不好向我诉苦，他说在考试前他妈妈不让他好好看书，叫他上教堂。她妈妈认为：知识会使人骄傲，而骄傲便是罪。另一个学生告诉我，她在家简直无法安心读书，母亲经常找人来家里团聚，齐声叫喊；那一群人口中念念有词，忽而低吟，忽而高呼。我又听一位朋友说，他的父亲不高兴他作任何娱乐，因为神不喜欢，父亲

的束缚，使他痛苦。还有一回我遇到这样的事，有个教徒到我一个同事家里，向他太太传教，一进门就看到客厅里挂着一幅佛像，那个狂信者就要他太太立刻取下来，说这是魔鬼。结果弄得宾主不欢而散。这些偏狭信仰的事例，都可以从《圣经》中找到根据。然而教界中也有不少开明而富爱心的人士从事助人的活动，《圣经》中也有阐述仁慈友爱的一面（虽然这不是耶和华的基本精神），若能发扬这一面，使基督教成为一个人文的宗教，正是我所期望的。当然，我更希望教徒们能多做有益于人的事，少说令人乏味的话，因为基督教的那套教义，脑筋清醒的人听来，实在不敢领教。

如果说《圣经》好比一个园圃，那么其中有不少的花朵，也有数不清的毒草。而拔除毒草，正是我本书所做的工作。

这本书是六年前着手写的，其后在台北《出版月刊》和《大学杂志》发表出来，我要特别感谢这两个杂志的主编金耀基兄和何步正兄。在本书发表的过程中，读到许多批评我的文章，它们在字数上已经超过了本书，我始终没有写过一篇回答的文字，因为我深深地感到没有在一个焦点上进行讨论，各说各的，实在很难互相交通。

一九七〇年于台湾大学哲学系

《耶稣新画像》重排版序

9787182

我小时接受私塾教育，自始就厌死背硬记《四书》，而喜欢课外看小说。小说里的“四书”——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——看得津津有味。书中的英雄人物，如孙悟空、武松、关公、姜子牙，多元地并存于我的脑海中，而且这些英雄人物之中，有人性弱点的透露，有悲剧下场的遭遇，有正义凛然的作风，其人格形态的表现，和我日后接受的人文思想颇为相应，而与基督教的独尊上帝之偶像崇拜极为对立。

幼年时期默记《论》《孟》，中学以后仍被灌输孔孟之道，我所处的教育环境和政治社会的空气，使我对儒家打从心里没有好感。儒家从孔子开始，其忠君观念、对异己的态度（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”）、反对大众参与的主张（“庶人不议”、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）及其人治主义等思想，处处与现代政治生活牴逆。而儒家思想的保守性与泛道德意识之桎梏人心，也是我对儒家的评价低于先秦诸子（墨、道、法各家）之处。虽然如此，如果把《论语》和《圣经》拿来相比，你会惊异地发现后者所表达的威权意

识、专断行为、教条作风，远远超过前者。《圣经》中所表达的信仰之荒谬性与矛盾性，则更不在话下。至于《旧约》上所描绘的耶和華性格之残忍暴戾，以及《新约》上所记述的耶穌言行之离奇与偏狭，尤不可忽视。这无怪英国哲学家罗素会一再地认为孔子、老子和释迦牟尼，无论在智慧上和道德上都比耶穌为高。

东西方两大宗教相较，无论就其教义或理论体系而言，佛教实胜于基督教。尼采在《反基督》一书中，曾有这样的评论：

“基督教和佛教两者都属于虚无的宗教——它们都是颓靡的宗教——但它们却有显著的不同。

佛教要比基督教千百倍的真实：客观而冷静的提出问题是它的一部分遗产，因为佛教来自于一个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哲学运动。当它产生时，‘上帝’的概念已经长时期被抛弃。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。这方面甚至应用于它的知识论（一种严格的现象主义）：它不再说‘与罪恶斗争’，而适当的尊重现实，只说‘与苦难斗争’。佛教和基督教根本的不同，在于佛教远离那些道德概念的自欺。用我的名词，它立于善与恶之外。”

尼采还说：佛教排除祈祷，没有无上命令，没有任何强迫；佛陀的教义最反对复仇、憎恶、怨恨的感情。这与基督教也正相对立。

尼采宣告“上帝之死”，对西方传统提出“价值转换”

与“价值重估”的主张。这在以上帝为价值泉源与准则的文化传统中，具有无比震撼性的意义。我虽激赏尼采之抨击基督教的价值观，但对于基督教《圣经》的观点，彼此有着不同的侧重面。从《旧约》到《新约》，尼采指出基督教由强悍的生命力而趋于柔弱化的发展，因而他对《新约》贬抑尤甚。我在本书中，起始便揭露《旧约》所荣耀的耶和华上帝以其威势恫吓甚而残杀人类的凶暴作风，——这是尼采所未曾着眼的。

对于基督教的批评，除了尼采之外，费尔巴哈和罗素的观点，也深获我心。至于对基督教《圣经》的立论，最根本影响我的，并不是尼采等人，而是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。

本书文稿先后发表于六十年代后期。其时我在台湾大学讲授尼采哲学，课余之暇，集中心力研读《圣经》，撰写《约伯——最早的存在主义者》与《耶稣新画像》等文，汇编成册。基督教在台湾俨然成为蒋氏王朝的“国教”，当时批评异教的《圣经》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比批评儒教的“圣经”要大，我遍寻各出版社，都不愿担当风险，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乃自费印行。十余年间，港台两地曾有多次翻印，然无缘在大陆刊行。今承三联书店重排出版，得以与国内读者见面，至谢。

一九八七年春于北京大学哲学系

目 录

一	星座中的独裁者	1
二	约伯的抗议	14
三	《旧约》之透视	27
四	耶稣新画像	73
	（一）耶稣的反叛	74
	（二）温柔的梦想家	82
	（三）耶稣的导师——施洗者约翰	90
	（四）自我中心主义者	99
	（五）犹太的烦恼	112

星座中的独裁者

在教堂门口，经常可以看到“神爱世人”的标语。其实，基督教上帝耶和华对待世人是极尽其威吓凶残之能事的。他视百姓诚如草芥，而所作所为则凭藉私意与暴力。

我们可以从《圣经》里，将耶和华杀人的记录作一个统计，而后再把《圣经》上对于耶和华个性的描写，实录下来。这样，可使大家更认清基督教上帝的性格，及其另一个久为传教士们所掩饰的面目。

一 大开杀戒

耶和华所颁布的十诫之一，为“不可杀人”。但他自己却大开杀戒。

耶和华的足迹所至，莫不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暴戾之气。据《旧约》的记载，遭耶和华所击杀的人，有数字可稽者，总共达九十万五千一百五十四人之多。而无数字可

查者，更是无可数计。

下面我们吧被杀的人数和原因，录在后面(略加分类并作按语)：

一、耶和华是战神，为早期犹太人的族神之一。据《圣经》的说法，以色列和异族交战时，常得耶和华之助而大举击杀敌人。

(1) 耶和华将艾城(Ai)人民交给约书亚，杀毙连男带女一万二千。(《约书亚记》八·二四)

(2) 耶和华将迦南人(Canaanites)和比利洗人(Perizzites)交以色列人手中击杀了一万人。(《士师记》一·四)

(3) 耶和华将摩押人(Moabites)和比利洗人交以色列人手中击杀了一万人。(同上三·二九)

(4)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拿刀杀死便雅悯人(Benjamin)二万五千一百名。(同上二〇·三五)

(5) 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打战，耶和华将以色列精兵五十万交犹太人杀戮。但不久耶和华又掉过头来攻击犹太人的王耶罗波安“耶罗不能再强盛，耶和华攻击他，他就死了。”(这是耶和华反复无常的事例之一)。

(6) 耶和华使者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，“清晨起来看都是死尸”。

以上是战神耶和华在战争中击杀的人数，共计七十

四万二千一百人。

二、以色列百姓，因作神像，耶和华遂令他们自相残杀：各人把刀跨在腰间，见到自己的弟兄，同伴，邻舍就砍杀。被杀的有三千余人。（《出埃及记》三二·二七—二八）

三、拿答(Nadah)和亚比户(Abi'hu)向耶和华献香，耶和华反而把他们活活烧死。（《利未记》一〇·一一—一二）

四、一个“以色列妇人的儿子”，因为“咒诅圣名”，耶和华晓谕摩西把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。（《利未记》二四·一〇—一五）

五、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检柴，耶和华就下令：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，用石头打死。（《民数记》一五·三二—三五）

六、耶和华惯于使用瘟疫杀人：

(1)以色列人民对摩西不满，耶和华就降瘟疫，击死一万四千七百人。（《民数记》一六·四九）

(2)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往来，并信奉了她们的神，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降瘟疫：“那时遭瘟疫死的，有二万四千人。”（同上二五·九）

(3)大卫数点百姓，耶和华不喜悦，便降瘟疫给以色列人，“民间死了七万人。”（《撒母耳》下二四·一五）

遭耶和華所降瘟疫而死的，共十萬八千七百人。

七、暴徒參孫得耶和華之助，大事殘殺：

參孫娶非利士人為妻，他出了一個謎語給非利士人猜，後來謎語被猜中，“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，他就下到亞實基倫擊殺了三十個人，奪了他們的衣賞給猜出謎語的人。”其後參孫又和非利士人結怨，“參孫就大大擊殺他們，連腿帶腰都砍斷了。”（《士師記》一五·八）非利士人欲圖報復，耶和華的靈又大大地感動了參孫，“他見一塊未干的驢腮骨，就伸手拾起來用以擊殺一千人。”（同上一五·一五）

八、可拉(Korah)和摩西意見不和。耶和華就“使地開口把他們和一切屬他們的都活活的吞下去。”（《民數記》一六·三一）“以色列眾人聽他們呼號，就都逃跑，說：‘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’。又有火從耶和華那里出來，燒灭了那獻香的二百五十個人。”（同上一六·三四—三五）

九、伯示麥人為了好奇心而圍觀耶和華的“約櫃”，耶和華竟然擊殺了“七十人加五萬人。”（《撒母耳》上六·一九）

十、一輛牛車載着上帝的約櫃，“因為牛失前蹄”，車子失去平衡，趕車的烏撒(Uzzah)連忙伸手扶住約櫃。耶和華不但不感激，反而“向烏撒發怒，因這錯誤擊殺他，他就死在上帝的櫃旁。”（《撒母耳》下六·七）

上面所記遭耶和華擊殺的人，都有確實的數字。下

面摘录耶和华的暴行,但都没有确实记载遭殃的人数:

一、耶和华用洪水淹死整个地球的人类与各种生物。

二、以色列和外族战争中,耶和华助以色列人击敌:

(1)耶和华将埃及所有的长子和一切头生的牲畜“尽都杀光”。(《出埃及记》一二·二九)

(2)埃及军队追赶以色列人,“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。水就回流,淹没了车辆和马兵,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,连一个也没有剩下。”(同上一四·二八)

(3)以色列人和希实本王西宏(Sihon the king of Heshbon)交战,耶和华击杀西宏的所有民众,“将有人烟的各城,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,没有留下一个。”(《申命记》二·三二—三五)

(4)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(Amorites)对阵,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击打亚摩利人,“被冰雹打死的,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。”(《约书亚记》一〇·一一)

(5)“耶和华将立拿(Libnah)和立拿的王,交在以色列人手里,约书亚攻打这城,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,没有留下一个。”(同上一〇·三〇)

(6)以色列人攻打夏琐(Hazor),“约书亚将夏琐焚烧了。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,以色列人

都取为自己的掠物。惟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，直到杀尽。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，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也照样行。”(同上一一·一四)

(7)基甸人(Gideon)和米甸人(Midian)对垒，耶和华使全营米甸人用刀互相击杀。(《士师记》七·二二)

(8)犹太人和亚扪人(Ammon)、摩押人(Moab)交战，耶和华派伏兵击杀他们，“尸横遍地”。(《历代志》下二〇·二三—二四)

三、以色列人不听耶和华的话，“耶和华就使迦勒底人(Chalde'ans)的王来攻击他们，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，不怜恤他们的少男处女，老人白叟。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迦勒底王手里。”(《历代志》下三六·一七)

四、非利士人将约柜运到迦特城，“耶和华的手就重重攻击那城，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”，“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，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，合城呼号，声音上达于天”。(《撒母耳》上五·一一)

五、以色列百姓捕食野外鹌鹑，“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。”(《民数记》一一·三二)

六、以色列人民横渡沙漠，困苦不堪，因而发出怨